

【文艺评论】

新时代重庆诗歌的六个镜面

□张远伦

前不久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渝闭幕，而诗歌的热度并未消退。

我常常觉得，诗歌的“小众”特质在重庆并不存在。这里诗人众多，我知道名字的重庆籍诗人不下300人。只不过，像1980年代那种诗歌流派众多、诗人大多具有明星效应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。进入新世纪，重庆诗歌走向丰裕、稳健和包容，诗歌的美学气质并未出现极化、两极现象，而是呈现出多元、纷繁和活力十足的景观。

作为朦胧诗时代就成名的诗人，傅天琳堪称中国诗坛常青树，她的诗歌超越人生苦难，直抵思想的深邃和澄明，在天真、天然的气息中，获取了“生命之诗”的进阶，以《柠檬叶子》斩获了鲁迅文学奖。土家族诗人冉再进入新世纪后题材更为自由从容，近作长诗《群山与回响》深厚绵延，中年哲思和情绪相互映照，有大气而又圆融之美。同样进入“中年写作”的诗人唐力，从唯美中脱身，进抵宽厚之境，偏重于诗歌的精神性，发现事物的隐秘诗性，渐渐有了敦厚、沉稳、深远的气象。土家族青年诗人隆玲琼落笔在孕育和培养新生命的日常之上，焕发着“日常的神性”之光。我常常觉得，这类“传统载道”美学气质的诗歌并非保守，这种守正其实很难。并非西化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才是现代的，有力量和后劲的拳法，往往尝试的是“中路进攻”，而不是绕圈子和打小技巧。

新世纪之初，网络诗歌风起云涌，重庆的“界限”聚集了很多优秀诗人。这个论坛的创办者李元胜，其诗歌极具生活在场感。李元胜凭借《无限事》获得鲁迅文学奖，然而

他并未止步，创作了《黄河边》等一批精湛技巧和宽阔气象相结合的诗歌。金铃子的诗歌“气”很足，这是来自内心的力量，气息一以贯之，诗歌浑然一体。梅依然诗歌重在袒露灵魂深处的孤独感，这是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抒情之诗，也是另一种哲学思考之诗。白月诗歌是心灵的点击，语言和內容都有撕裂感和埋伏着的暗渠。大窗的诗歌也有不少在生活现场的即时发现，具有诗人洞悉生活的“显微镜”之感。蒋艳诗歌越来越注重在都市中的瞬时感受，语感也越来越成熟。

都市圈之外，在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，有着不少异质而又具探索性的诗人，酉阳的冉仲景就是其中之一。冉仲景从康定“雪原系列”诗歌发端，以一批纯净的抒情诗歌冲进诗坛，后来从藏区调回酉阳，受当地民谣传统影响，创作了一批具有新民谣风格的佳作，尤其是《致爱情诗99首》，是才华和情感的凝结之诗。同为酉阳诗人，杨犁则专注于旷野诗情，《花朵轰鸣》等诗集呈现了酉阳地域特点中高远、安宁、干净的部分。大江大河与雄奇山脉，造就了以柏铭久为代表的“三峡诗群”。而乌江流域谭明等人的诗歌，则是以乌江符号为精神图腾。璧山诗人赵兴中的“小镇书”系列、城口诗人滕芳的“香炉村”系列、合川诗人李苇凡的“沙鱼镇”系列、涪陵诗人姚彬长诗“村居笔记”等，无不彰显了地域写作这一亲缘血脉的绵延和深厚。

进入新世纪，中国诞生了“打工诗歌”。作为具有大量农村人口的年轻直辖市，重庆也诞生了不少具有“底层叙事”美学气质的诗歌。以泥文、张守刚为代表的“打工诗人”返回家乡继续创作，成为重庆诗坛一股不可

忽视的力量。近年来，酉阳诗人弗贝贝以远赴新疆务工生活为题材，创作出版了诗集《厨学》，她的“底层叙事”有着风情之美，一定程度超脱了打工诗歌拘泥于个人艰辛的局限。

在新的美学潮流中，口语写作作为一种新的尝试，已经逐渐走向更为阔大的空间。其实，早在第三代诗人中，就已经在这一领域有了成就。比如小竹，近年从成都返回家乡彭水定居，写作了大批亲情诗歌。这类诗歌以日常口语为语言方式，以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，真切动人。黔江区诗人麻二近年来也有不少类似诗作，作品不仅有庸常细微，而且不乏穿透生死、洞悉人生真相的作品。年轻诗人李文武、廖兵坤等人也有亮眼的表现。

新古典美学气质也有一定程度回暖。新古典并非文体探索，而是一种近乎古典诗歌情怀的作品。这类诗人注重魏晋风骨或者唐宋气质，诗歌中透出逸隐情怀、士子情怀、家国情怀，以古典诗歌中意象写作为主，注重古为今用，呈现出一种新的现代诗之美。诗人宋炜的“桂花园”系列，氤氲着才子之气息、逸乐之心象。李海洲的创作，兼具现代诗和格律体，有着独有的语言体系，气质颇似宋词，神游却在当下。

重庆诗歌在美学气质上的探索还很多，远不止上文的6个镜面。本土诗人中，60后是领军者，70后是中坚力量，但是，明显后继乏人——目前，我仍未能发现在诗歌美学体系上有自己建树、文本能支撑的重要年轻作者。“重庆诗歌重镇”这一美誉仍需要一代又一代诗人不断努力，否则，便会徒有虚名。

“福打滚”正名记



□徐文峰

天刚麻麻亮，太阳还没“上岗”，路边的浅草还带着露珠，“福打滚”唱着山歌，开着他的板板车下山了。

板板车上载满了他精耕细作的七彩糯玉米。这玉米吃起来糯糯的、香香的，还有点甜甜的女人和孩子最是喜爱。

赶早拉拢城区农贸市场不到两个小时，满满一车七彩糯玉米被抢购一空，近千元钞票揣进他兜里。

“福打滚”文化不高，20多年前初中毕业即辍学在家。但他脑壳聪明，因皮肤黝黑，人称“非洲帅哥”。

其实，他不喜欢村里人叫他“福打滚”。打滚或打滚匠，是贬义词——渝东一带把小混混、赖皮的人叫“打滚匠”。他本名大福，“福打滚”一名的由来还得从10多年前说起。

大福住的地方叫金鼓岭，海拔在1000米左右，离梁平城区倒也不远。他家住在山顶上，基础条件差，连一日三餐都只有将就。他开始不安分起来。

一日，城郊正好赶场。在一个卖土鸡蛋的大爷跟前，一个烫着卷发、穿着得体的中年妇女付完钱正欲离开。大福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，笑着对中年妇女说：“姐儿，我这里还有两个蛋，你要不要？”中年妇女恨了他一眼，骂道：“宝器！”“大姐，你买不买没关系，但不要骂人嘛！”大福也不示弱。“你个打滚匠！你有两个蛋拿出来看嘛，拿得出来我给你百块钱一个。”

哪知，大福变戏法似的，还真的掏出两个鸡蛋。中年妇女下不了台，愤愤地甩出两百元，骂骂咧咧地快步离去。

从此，大福在村里村外出了名，村里的年轻人都叫他“福打滚”了。

话说5年前，镇里帮扶干部吴博士花了3天时间，在全面了解情况后，建议“福打滚”种植高山西瓜。因为金鼓岭海拔高，早晚温差大，西瓜甜度高。吴博士为他精选了西瓜种。

海棠无言为荣昌

□张发明

“天下海棠本无香，独昌州海棠香气扑鼻。”每年春节期间，太阳才刚刚转过身，成行成片的海棠花便竞相开放，率先带来春天的信息，装扮荣昌的繁华。

我曾经是一株海棠——1993年大学毕业后赴荣昌工作，到2018年离开昌州棠城，整整25年。我从毛头小伙变成了中年大叔，荣昌也变大了、长高了、增强了，却始终是我心头的一份牵挂。

老实说，荣昌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光鲜。从永川到荣昌坐汽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，经过县城时看到公路两边都是低矮的瓦房，墙壁和瓦上都沾满了汽车碾过溅起的泥浆，使青砖黑瓦显得更加灰暗。临街门面用薄膜和布匹搭建的雨棚一直伸到了公路上，一阵风吹过，此起彼伏，摇摇欲坠。在县文体局报到后，又经过近一小时的颠簸，穿过安富镇五里繁华，才来到我工作的工厂。只有看到工厂俱乐部雄壮的大楼和林立的家属楼时，才让我心里升起一种庆幸的、自豪的感觉。

3年后，我考取了公务员，工作地点换到县城。8年里县里工作，给我打开了一扇更好地感知社会、了解社会、认识社会的窗口。随着成渝高速公路的开通，坐汽车到重庆主城区从4小时缩短为两小时。我也见证了办公电话从摇把子到拨号盘再到程控电话的变化；印刷资料从“油印母”变成针式打印，然后再变成一体机打印；从县城通往乡镇的公路从“扬灰路”变成“洋灰路”，然后再变成柏油路，一个小时之内能够到达所有乡镇。

后来，组织上安排我到乡镇任职。感谢3年乡镇经历，让我实现了从部门工作人员到基层领导干部的转变。那时的乡镇工作，让我记忆最深刻的首先是条件差。下雨天，雨水从办公楼5楼楼顶一直流到底楼，每天下班必须用薄膜把办公桌罩住。其次是财政穷。记得有次出差，领导在发票上签了字同意报销，可财政没钱，我等了一年才报到账。第三就是矛盾多。吃饭与发展的矛盾、拆迁与居民的矛盾、城管与商户的矛盾、殡

改与丧家的矛盾、计生与超生的矛盾等等，那时的乡镇干部就是“灭火队员”。当然，乡镇工作也有其乐趣，当自己能够为老百姓解决因灾致贫、因病致贫、因残致贫等问题，能够为他们产业发展、生活改善、纠纷调解献计出力时，老百姓流露出的那种感激之情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之后，我回到县里，有幸为荣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下点笔墨功夫。4年时间，荣昌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一倍，通过建设香国桥、海棠桥、施济桥，使荣昌城区历史性地跨过濑溪河，从池水河“一河两岸”时代步入了池水河、濑溪河“两河四岸”时代。旧城改造基本完成，配套完善的居民小区接连涌现。同时，大手笔实施了城市“净化、亮化、绿化、美化”工程。傍晚时分，华灯齐放，感觉荣昌的夜空从来没有这么灿烂过。此外，通过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园林县城、国家卫生县城“三城同创”，硬是拿回了3块国家级的金字招牌。

2015年，荣昌撤县设区，千年荣昌实现华丽嬗变。如今，荣昌城市建设迈入池水河、濑溪河、荣峰河“三河六岸”时代，正在建设运动之城、活力之城、健康之城。成渝高铁开通，使荣昌实现了“半小时重庆、1小时成都”，极大地提升了荣昌的区位优势。荣昌工业园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荣昌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畜牧单产品国家数据平台，荣昌国际货运机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，将为荣昌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。

直辖以来，荣昌发展定位从“重庆西大门”，到“渝西明珠”，再到现在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，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离我们越来越接近。

在今年“我爱重庆·精彩一日——百万市民拍重庆”主题摄影活动中，我专门策划了一次成渝特色美景美食美女同框活动，上午抓拍成都宽窄巷子的川剧绝活，中午打卡海棠香国的非遗文化，傍晚慢拍重庆两江四岸的灯火繁华，以一日千里的精彩瞬间表达“融巴蜀灵气，兴天下荣昌”的美好祝愿。

海棠，默默无言，只为花开，一生为繁荣，一心为昌盛。

从前有座山
中国画
陈茂华



扑面而来的文字的芬芳，是诗——忆恩师聂云岚及《玉娇龙》

□傅天琳

1982年5月，我和几位诗友一起去看望聂老师。老师问我有什么新作没有，我就背诵了几首刚写出来的有关母爱和童贞的诗，老师大声叫好，当即拍板说要给我出版一本诗集。那时出版社刚恢复不久，需要增加一些编辑，聂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到出版社工作，我说愿意，老师便竭力推荐我。同年8月，我真的就调到重庆出版社了。

印象中聂老师抽烟厉害，身体一直不太好。瘦，脸色微黑，稍稍有点累就会气喘。这几年气喘更严重了，几乎很多时间都在医院度过。可是当护士一走，他便孩子般手舞足蹈，直喊解放可以抽烟了。朋友们苦口婆心劝他：你的毛病出在呼吸系统，戒了烟身体马上就会好，你不是还要写自己的长寿湖吗？身体不好怎么写？

说到写长寿湖——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片水，他怎会不动心，眼眶湿湿，立即映现出水光鸟影。他连说写要写，要戒要戒。可是戒来戒去还是戒不脱。

就是在那样子的长寿湖，玉娇龙、春雪瓶这些好听的故事也曾撩痒过多少如醉如痴的耳朵。一群人端上凳子泡上茶，裹好叶子烟，一支支递在老师手上，说，你就坐在这儿讲罗小虎吧，我们边听边挖，你那一块土我们包了！

聂老师就在田边土坎，一遍遍讲得他的罗小虎丰满传神起来。终于又过了许多年，也就是我调到出版社的时候，他要写了。其实，这之前他已经写过一些，在重庆群众艺术馆印的小册子上。我看过，好看得心欠欠的，那是《玉娇龙》的前8回。工整严密的对偶，清丽柔婉的字词，扑面而来的文字的芬芳，是诗！

聂老师拉开架势将一叠500字的大稿笺往案头一放，他写一章，我们看一章。自不消说那一阵心弦为之扣着悬着多快乐又多难受了，我们最惊讶的是老师不用草稿，一次性成章！思路那样明晰，文笔那样洒脱，大雅大俗，大智大慧，真真是一个大手笔！每日三千字，乘胜挺进。

写得顺手，老师便要念要讲。那日见他在屋里走走走走，纸烟不停地抽抽抽，知道是写得不顺，流水被泥石挡住了。他一边写一边说结尾不好结呀，就像编背篋要收口，一篋一篋都要有所交代。

家里老小十几人，就有十几个玉娇龙十几个春雪瓶。参与文稿讨论的，除了老师夫妇，儿子媳子女儿女女婿儿孙子女外，还有跑来跑去的小耗子、猫、夜夜在顶棚竹席上，叽叽叽争着发言。这破旧的危房，夹在厕所与垃圾堆之间，夹在每日一万辆汽车的噪声和尘埃之间，陪伴老师一家，度过了8个春秋。聂老师，他一边躬着腰，咳着嗽，一边以他神奇的力量，以他最通俗又最典雅的笔触建筑起另一座文字宫殿，迫使上百万的读者不得不顺从于他的指向，酣畅淋漓又细致入微地跟着他漫游。

对民间文学、通俗文学的钟情，聂老师是几十年如一日的。最先知道他的名字，就和民间文学联在一起。1956年，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《金鸂鸟》的民间故事集，这本书很快在苏联译成俄文出版，一下子印了18万册，超过重庆印数若干倍。重庆文艺界朋友对这本书的作者不由刮目相看，打听起他的底细来，才知此人五十年代初曾任重庆《新民报》记者，平日就爱坐茶馆，尤喜和民间艺人闲聊。1952年《新民报》停刊，聂老师进了出版社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独具慧眼胆识的《今古传奇》毅然把《玉娇龙》及其续篇《春雪瓶》陆续介绍给全国读者，使这两部长篇小说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，使聂云岚这位老作家在文坛上再一次亮成一颗明星。

《玉娇龙》《春雪瓶》的创作成就，读者明眼自知，这里只想提到的是：聂老师写作煞费苦心。《玉娇龙》最初产生轰动效应时，有人听说是据王度庐所著《卧虎藏龙》改写，认定此事易为，迄全书既出，才承认两书在主题、人物、情节上大不相同，《玉娇龙》是再创作而非一般意义的改写或扩写。而另起新枝，毫无依傍的《春雪瓶》，更让读者认识了聂老师的创作实力，冰释了最初的误会。

1985年，出版社在大坪九坑子盖了新楼，我们都搬了进去。聂老师家最诱人的，是一张漆得黑亮的大书桌，加上一排大书架，透出又庄严又厚重的书斋气。你只以为老师会写文章么，才不止哩，老师会写旧体诗，并擅长书法——《玉娇龙》《春雪瓶》两书的封面题字，就是老师自己的。

聂老师写《玉娇龙》，不知是他的侠肝义胆赋予了他的人物，还是人物的气质影响了他的笔。大侠聂老师，生活中经他扶助的弱小生命有多少，慢慢道来，那将是一部长长的系列片。

我们大事小事找他，老师总是用说笑话讲故事的方式，为我们宽心排解，许多教益就这样蕴含在他可爱的情趣之中。而老师本人，似乎从无委屈，他的玉娇龙风波，他的病，他的猫鼠乱窜的破房子，他一句不说，从来不说。我去医院看他，见他全身插满各种管子，心里痛得流泪，他屏足力气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我，你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？

深深怀念聂老师！

成渝走笔看双城 征文大赛
荣昌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